

最美不过 童话

读童话的大人不能忘

菲利普·普尔曼

文海阁

[1]

Philip Pullman

Grimm Tales

文学大师菲利普·普尔曼

经典重述50则最美童话
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大人梦想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最美不过 {1}

童话

菲利普·普尔曼——著
文泽尔——译

Philip Pullman

Grimm Tale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GRIMM TALES: FOR YOUNG AND OLD
Copyright © 2012 by Philip Pullman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2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美不过童话. 1 / (英) 普尔曼 (Pullman, P.) 著; 文泽尔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61-0630-1

I. ①最… II. ①普… ②文… III. ①童话—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9829 号

最美不过童话 1

[英] 菲利普·普尔曼 著 文泽尔 译

出版人 谢清风

出品人 陈 垦

责任编辑 陈 刚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 (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25

书 号 ISBN 978-7-5561-0630-1

定 价 34.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0270005

引言

受够了

我们时代如此纷繁复杂的

叙事方式

我渴望在传说、童话中寻找

那种纯粹的讲述——几个世纪以来

由长者温和地说出的干净语调，

如祖母为孩子讲故事般，安详、平实

……所以我追求的叙述

是清澈、完整的，

我所追求的人物，是摆脱了

个性和过往经验折磨的

传统、平凡角色——

譬如女巫、隐者、天真的年轻恋人们，

那类从格林兄弟、荣格、威尔第

以及即兴喜剧中召唤回来的人物

美国诗人詹姆斯·梅利尔，在“以法莲之书”——那首堪称出类拔萃的史诗《山多瓦变化的光》（1982）的第一部分——写下了如上文字。从内容上讲，这部分诗歌显然是在讨论他本人所希冀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梅利尔以他诗人的视角，指出了童话故事所具有的两项最为重要的属性：讲述故事时安详、平实的语调和故事中传统、平凡的角色。

当梅利尔提到“格林兄弟”时，可就真不需要再多说些什么了：我们都知道他想要表达些什么。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对于绝大多数西方读者和作家而言，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und Hausmärchen*）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切西方童话故事的来源和开端，是最伟大的民间故事搜罗宝库。它被译为多得不得了的各种语言，是所有我们觉得独一无二的童话故事的老祖宗。

毫无疑问，即使格林兄弟没有搜集这些童话故事，也会有其他人自觉担负起这项重任。实际上，就算是在那个年代，也已经有不少人在做着与格林兄弟相似的事情了。19世纪初的德国拥有无与伦比、蓬勃向上的活力与爆发力，在那个时期，无论是法律、历史还是语言学方面的学者们，都在探究、争论着同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光有那些神圣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碎石瓦砾——超过三百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不同的王国、封邑、大公国、公国、伯爵领、侯爵领、选区、主教辖区……如果是这样的境况，德语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格林兄弟的生平倒也称不上有多么起眼。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他们是菲利普·威廉·格林——这位在黑森公国的哈瑙市担任律师、生意兴旺的先生，和他的妻子多萝西娅最大的两

个儿子（准确点说，是顺利成年的、最大的两个儿子。实际上的大儿子弗里德里希·赫尔曼·乔治·格林，仅出生三个月就夭折了。菲利普先后有过九个孩子，成年的只有六个）。在一所循新教加尔文主义的教会学校里，格林兄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学习上显得勤勉、聪明又认真，希望能够跟父亲一样，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这条道路显然能让他们兄弟两人扬名立万、衣食无忧。然而，1796年，当律师的父亲猝死。突如其来的悲剧，对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而言，意味着今后将不得不依靠母亲家亲戚们的接济勉强度日。格林兄弟的舅妈海莉薇·齐默——这位卡塞尔王宫里的侍女帮雅各布和威廉兄弟在一所 *Lyzeum*¹ 里找了两个插班位置。几年后，兄弟两人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马堡大学学习。因为缺钱，两人的大学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在马堡大学学习期间，两兄弟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教授不小的影响。这位教授认为，法理这种东西，并非先天即有，而是个人在对语言和历史的学习、了解之中自然而然得来的。因此，法理不应凌驾于后两者之上，恰恰相反，后两者才是法理存在的根本。这一理念使格林兄弟放弃了最初打算进修法律专业的计划，转而学习语言学。

通过导师冯·萨维尼教授及其妻子库尼贡德·布伦塔诺的关系，兄弟俩结识了师母的兄弟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和阿希姆·冯·阿尼姆先生（他娶了师母库尼贡德·布伦塔诺的妹妹、作家贝蒂娜·布伦塔诺为妻）。这个五人小团体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德国民

1 德语，巴伐利亚王国里主修哲学和神学的高级中学专称。

间传说。他们对于民间传说这一主题的热爱，直接催生了由冯·阿尼姆和贝蒂娜·布伦塔诺所共同编撰的《少年魔号》（*Des Knaben Wunderhorn*）一书。这是一套立志于搜集全部民间童谣和童诗的书，第一卷于1805年出版，当即成了畅销书。

受小团体影响，格林兄弟自然也对民间传说产生了兴趣。但这一兴趣也绝非盲从，而是有所批判地接受布伦塔诺等人关于民间传说研究的方法论。1809年，雅各布·格林曾给威廉·格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自己对布伦塔诺、冯·阿尼姆夫妇处理民间传说原始素材方法的不赞同：他们擅自修改原始素材，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原始文本进行增删、调整，以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也因为对《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一书中所载原始素材进行删改而受到类似的批评。

无论如何，在如上种种因素作用之下，格林兄弟开始搜集、整理并出版童话故事集——这并非一起孤立事件，而是由那一时代大势影响下所产生的历史必然。

他们所搜集的原始素材，主要来自口头记录和典籍查找。唯一没能做到的，是亲自走到乡间，采访田舍村落间的农夫野妇，并逐字记录下他们所讲的故事——格林兄弟书中的一些故事是直接 from 其他书或文献中摘抄过来的；书中两则最为优秀的故事，《渔夫和他的妻子》和《杜松树》，出自画家菲利普·奥托·龙格¹主动寄给他们的一封亲笔信。因为龙格的信是用低地德语方言写的，格林兄弟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将故事改写为标准德语，再编进书

1 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o Runge），德国画家，艺术理论家。

里。不过，大部分故事还是来自口头记录，采访对象主要是从事不同职业的中产阶级人士，其中包括家族朋友。多尔特欣·维尔特小姐——这些采访对象中的一位，最终成为了威廉·格林的妻子。时间毕竟已过去两百多年，如今已很难判断，当年那些口头记录转化为文字的准确度究竟有多少。还好，这点细节也没有那么要紧，毕竟在录音记录手段诞生之前，所有的民间故事和民谣搜集工作都是这么做下来的。最关键的，还是他们的童话故事集所独具的活力和韵味。

并不止那本童话故事集，在其他许多方面，格林兄弟也为语言学 and 文字学作出了卓绝且持久的贡献。由雅各布·格林所提出的“格林定律”¹，准确概括了日耳曼语系²漫长演变过程中的发音变化规律；此外，两人还共同修编了首部《德语大词典》。1837年，格林兄弟遭遇了或许称得上是他们一生中最为戏剧化的事件：他们与其他五位著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联名拒绝向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³效忠，因为这位新任国王让知识分子界万众期待的君主立宪计划胎死腹中了。结果，国王为了报复，强令取消了他们在大学里的职务，包括雅各布·格林在内的三位教授还被驱逐出境。在一番颠沛流离之后，格林兄弟受到普鲁士国王邀请，前往柏林大学任教。

尽管两人一生经历丰富、建树颇多，《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仍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成就。《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首版出版于

1 格林定律（Grimm's law），一项用以描述印欧语语音递变的定律，在语言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2 日耳曼语系，印欧语系的主要语族之一。

3 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Ernst August I），汉诺威国王、联合王国坎伯兰和特维奥特戴尔公爵。

1812年，随后又陆续推出了六个修订版（威廉负责了大部分的修订工作）。直到1857年，两人才推出了第七版，也是最终的一个修订版。此时《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已是家喻户晓、人手一本了，能跟它分庭抗礼的童话故事书，大概仅有流行多年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这两本书可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受重视、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故事集。以出版顺序纵观这七个版本的格林童话，随着19世纪漫长时光缓缓前进的步伐，不止书中搜集的童话故事数量逐步增多，童话内容本身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经威廉之手，这些童话普遍变得比初版中更为丰富、饱满。原本简陋的内容渐渐详尽，行文措辞偶尔显得有些过于书面化……无论如何，总体来说，第七版的内容到底还是比首版结集时更为可靠了。

旨在研究文学、民俗学、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及政治环境的学者们，以及推崇弗洛伊德学说、荣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各种其他主张的理论家们，都可以在这210则故事中为他们所着眼的课题掘出丰富的养料。这里，我将一些个人认为相当实用且有趣的相关参考书籍及文献搜集起来，列在了书后的“参考资料”一栏中——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对我的阅读和重述，起到了或许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重要影响。

当然，我的主要关注点始终都放在这些故事的故事性上。在这本书中，我全力以赴，扫除了一切可能让故事不能流畅表述的障碍，力图使最终讲述出来的童话故事，读起来精到漂亮，听起来妙趣横生。我无意将它们整个搬到现代场景中去，也无意加入个人诠释，或者强行改变原文特有的行文韵律。我唯一想做的，

不过是成功完成一次清澈如水的重述而已。在这一过程当中，我始终以如下问题来引领自己落笔的方向：“如果我是在某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受了打动，想要讲给另一个人听，我会如何去讲？”我对故事所作的任何修改，都是为了使故事在表述时显得更为流畅、自然。有时，我会觉得情节上也有必要进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么直接在文中改动一二，要么在每篇故事文末的附注中，加入较大的一段“改进主张”（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千匹皮》这篇：在我看来，该篇的原本其实尚未完成）。

传统、平凡的角色

童话故事里可没有太多的现代心理学要素。所描写的人物几乎没有内心活动，他们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很清晰、明显。如果人物被设定为“好人”，那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好人；“坏人”的话，自然也一样。比如《三片蛇叶》这篇，当公主莫名其妙地开始要对丈夫使坏时，我们就已经能预知她最后的结局了。在童话中，什么都是一览无余的。人类潜意识的悸动与隐晦、回忆的呢喃、欲拒还迎的泣诉、猜疑或热望，所有这些在现代小说中习以为常的主旨、要素，统统缺席。甚至声称童话里的角色根本没有自我意识，也是说得过去的。

这些角色，鲜少有一个具体的名字。称呼他们的方式，要么是职业，要么是社会身份，甚或服装特点也可：磨坊主、公主、船长、熊皮人、小红帽……即使真要称名道姓，也无非汉斯这样常见的德

文名字，就好比英国童话故事里的英雄都被取名为杰克一样。

对我而言，如果要将这些童话故事中的角色们具象化，最合适的不会是这样多年来陆续出版的、数不清的《格林童话》里那些华美精致的人物插画，反倒是儿童玩偶剧场里的那些小纸片人形象更为贴切。这些纸人都是平的，和“立体”挨不上一点关系。观众们只能看到它们被画上面孔、服装的那一面，另一面则完全是空白一片。纸片上所绘制的面容，表情强烈，喜怒分明；服装则用以区分善恶与贫富。只有这样，在表演纸片剧时，它们在整个剧目中所承担的角色任务，观众们才能够一目了然。

童话故事里的有些角色，从来都是一起出现的。比如《十二个兄弟》里的十二个兄弟，《跳碎了的舞鞋》中的十二位公主，《白雪公主》中的七个小矮人等——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分开这些小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在一起的。詹姆斯·梅利尔对自己诗中“即兴喜剧”的评注可谓恰如其分：滑稽角色普尔钦奈拉是画家乔万尼·多梅尼科·提埃波罗一系列著名画作的共同要素。画家并不将这些角色描绘成个性鲜明的单独个体，而是将它们刻画为一大群穿着打扮完全一样的面具小丑。在其中一幅画作中，似乎可以看到有整整一打（或者更多）的普尔钦奈拉在抢着煲汤，或者惊讶地注视着画面中的一只鸵鸟。写实主义显然无法应付“无区别集群”这一概念，比如每晚都一起出门的十二位公主，每晚都一起把脚上的舞鞋跳碎；又比如七个小矮人，每晚都排成一排躺下，进入梦乡。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说——在写实主义无法触及的另外一个世界里是真实存在的，既不神秘，也不荒谬。

快速推进情节

情节推进快是童话最大的优点之一。一则优秀的童话故事，情节推进得就像我们在梦中常常体验到的一样快：每一幕场景，都只把要说的说完，能够进入下一幕，这样就够了。最优秀的童话，都是教会你在内容上应该如何取舍的经典案例。就像罗德亚德·吉卜林¹所说的：把炉灰清干净之后，火只会烧得更旺。

比方说，一则童话故事的头，只需要用上“从前”这个词就好，然后故事便顺理成章地推进下去：

从前有个穷人，他连自己唯一的儿子都养不活。儿子意识到了这点，便对他说：“父亲，我待在这里一无是处，不过是您生活的负担而已。我打算离开家，看看有没有办法自谋生路。”
(《三片蛇叶》)

不过几段之后，这个离家谋生的儿子就已经娶到国王的女儿了。
另外一个例子：

从前有一个农民，拥有他想要的全部钱财和田地，但他的人生还是有缺憾。他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在镇里或市场上遇到别的农民时，常常被他们取笑，说他们家的母牛频繁生仔，难道他们就不能学学？难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最后，他终于无法忍受了。他回到家，赌咒说：“我想要一个孩子，哪怕是个刺猬也好。”(《刺猬汉斯》)

1 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情节推进的速度快得令人心旷神怡。童话的速度就是这么快。不过，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得必有失。童话故事无疑是轻装上路，现代小说作品中所能提供的信息——例如人名、外貌描写、家族背景、社会环境等等——在这里自然遍寻不着。这点倒也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童话里的角色一个个都跟纸片人似的，没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了。相较现代小说，童话故事更关心在角色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件。或者说，相比角色们各自的特点，童话更想搞清楚这么一帮子人聚在一起会整出些什么事儿来。

在撰写如上所述的故事时，决定哪些事件应该详写，哪些应该略去，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任何希望学习如何讲故事的人来说，没有比研究《不来梅的乐师们》这篇童话更好的办法了。它既是一篇光怪陆离的小品，又是一部大师级的经典之作——在《不来梅的乐师们》中，叙事没有一丁点儿拖泥带水。每一段都在推进着情节，无一例外。

比喻和描写

除了最简单直接的那一类比喻手法外，童话故事里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比喻。比如“白得像雪一样”“红得像血一样”，这就是童话里唯一可能的比喻格式。对于自然世界或个体的细节描写，当然也没有。“森林很大”“公主很美”“她的头发颜色跟金子一样”……这就够了，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如果读者只是希望赶紧知道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么，就算再怎么煞

费苦心地玩弄词藻，也不过让读者们觉得讨厌而已。

不过，倒真有这么一则童话，至少其中的某几段，在细致生动的描写与故事情节之间成功建起了一座桥梁，配合得完美无缺。方法也很简单：让事件和描写相互交融、不可分割。这则童话的名字是《杜松树》，我所说的“某几段”，紧跟在妻子祈愿自己能有个嘴唇像血一般红、皮肤像雪一般白的孩子后面。这段如诗一般的文字，将妻子的孕期经过和四季更替联系了起来：

一个月过去，积雪消融不见了。

两个月过去，绿意开始在各处升起。

三个月过去，花朵纷纷从大地里钻了出来。

四个月过去，林中所有的树木都长出新芽，继而枝繁叶茂。

鸟儿的叫声清脆悦耳，响彻林间。而花朵从树上跌落。

五个月过去，女人站在了杜松树下。花香扑鼻，惹得她心跳加速。幸福感袭来，她跪倒在了树旁。

六个月过去，树上已结满沉甸甸的果实，女人开始变得沉默。

七个月过去，女人将落下的果实一一拾起，再一一吃掉。

她觉得难受，并且忧伤莫名。

八个月过去，女人把丈夫叫到身边，抽泣着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杜松树下。”

这部分文采极佳，但这种“文采”却是以神奇的方式（就像我在这篇故事附注中所写的那样）来表达的：任何这则童话的讲述者，都很难对这部分文字进行修改。月份和描写的内容就只能

如此对应，不同的月份必须被予以不同的隐喻，从而小心谨慎地将杜松树的生长变化情况，与孩子在母亲子宫里的发育联结起来。将孩子和杜松树的生长联结起来还有一个好处：暗示文章稍后部分，孩子的死后重生——这与树木的四季轮回是对应的。

然而，《杜松树》的这几段，始终只是个伟大但罕见的例外。在书中大部分的童话故事里，人物仍旧苍白，描写一如既往地缺席。确实，在《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后几个版本中，威廉的讲述开始变得更加饱满，描写也稍微丰富了些，不过，对童话故事的首要关注点，终究还是在“现在发生的是什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上。讲述童话的方式鲜有变化，对故事角色、对象的“个性”缺乏兴趣的情况也很普遍，以至于在读到《约丽丹和约雷德尔》中的这一段时，我算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这是个美丽的傍晚。太阳温暖地映照在树梢上，跟林间深邃的暗绿形成鲜明的对比。斑鸠们在老山毛榉树间凄厉地鸣叫。

读到这一段时，简直不像是在听一则童话故事，反而像是在读诺瓦利斯¹或者让·保尔²这样的浪漫主义作家所写的纯文学作品了。平实、无特征的事件讲述，在此处选择为细腻、深情的描写让位：确实有某个“单独的个体”感觉到了大自然那细致丰富的变化，透过自己的双眼见到了这些细节，并且忠实地记录下来。一位作家运用比喻手法的能力，以及对事物进行描写的天赋，是这位作家区别于其他人的特质所在。然而童话故事本身，却对

1 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2 让·保尔（Jean Paul），德国小说家，浪漫主义文学大师。

这些记录它的作家的特质全然不感兴趣。个性与创造性，对童话而言，无关紧要。

童话不是文本

威廉·华兹华斯¹所作的长诗《序曲》、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或者其他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首先是作为文本存在的。我在这里提到的“文本”，是指那些印在书页上的文字段落——它们的内容本身，一字一句，可以说是不变的。至于这些内容具体是什么意思，以及研查、标注各种不同版本间的细微差别，帮助读者们理解著作中所包含文本的确切含义之类，则是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们该做的事情了。

童话故事却并非上述所说的“文本”，而是在一个或多个不同场合中，听人群中某人亲口所讲故事的记录和整理。显而易见，各种具体而微的现场要素，都会影响到故事的最终成型，以及被作为“现场记录”写下来的形态。讲故事的人可能会添油加醋，甚至画蛇添足，又或者惜字如金，忽略故事本应有的细节。口述故事的形貌，可能每天都不大一样，如果讲述者觉得疲劳，或者不在状态，讲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太好。另一方面，记录者的状态好坏也一样重要：比如赴约听故事时，身患流感，头晕耳鸣，听力自然不会太好，书写时也会时不时受到喷嚏或咳嗽的滋扰。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种常见的情况，也会影响到最终成书的

1 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英国著名诗人。

内容质量：一则原本十分好的童话故事，从一位能力不济的讲述者口中转述出来。

这种情况往往是最要命的，毕竟讲述者的能力，总有高下之分，他们各自掌握的讲故事技巧、处理情节进展的方式各不相同。当年，格林兄弟曾被他们所拜访的其中一位故事讲者的高超技巧所折服，她的名字是多萝西娅·菲曼。她能将故事一字不差地复述，令抄写誊录变得轻而易举；不仅如此，由她讲述的故事，特色相当明显：情节严谨、一丝不苟。即使是我本人，在致力于本书的编撰工作时，也对她的天才佩服不已。

类似多萝西娅·菲曼，了不起的讲者们，都是各有各的才能：有的可能擅长于幽默，有的长于铺设悬念，制造戏剧效果，有的在调动听众情绪、渲染悲情愁绪方面相当了得。毫无疑问，这些天才们都会选择那些最契合自己才能的童话故事来讲。打个比方，当某位擅长喜剧风格的人在讲故事时，他就会创造出滑稽的细节，和听起来会令人好笑的段落，如此一来，听众们便会觉得印象深刻，也就想要将故事继续讲给别人听了。但是，也正因如此，这则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相比原来便会有少许改变。又比如，另一位偏好制造悬念的女士，在讲恐怖故事时也如法炮制，添加进自己喜欢的内容。长此以往，改变越积越多，这些微小的变化逐渐沉淀，成为了故事本身的一部分——直到它们被人忘却，或者美化、改进为新的故事，然后再一次产生改变，无穷无尽。

童话故事就是这样一种文体，永远都在自我更替、变革。试图长久维持某个特定的版本，或者某位固定译者的译文，简直就